

〔雙調〕夜行船·秋思

隋樹森

馬致遠的散曲，寫景物的、寫愛情的、敘事的都有，而寫隱居恬退生活的，發抒情感的，為數更多。這篇〔夜行船〕套數，是後一類的代表作品。先看這套曲子的內容：

開頭〔夜行船〕一支，作者主要是說，人生百年，猶如一夢，應該抓緊時間，飲酒享樂。這支曲子總領全篇，以下再分別從帝王、豪傑、富人說明富貴的無常。

帝王有無上的權威，這是不是值得羨慕呢？作者的回答是否定的，他認為王圖霸業都沒有用，秦宮漢闕到頭來無非變成牧場，做漁父樵夫談今論古的材料。縱使荒墳上有記載豐功偉業的斷碑殘碣，可是那字跡也不能清晰地留下來。唐胡曾詩云：「功勳碑碣今何在，不得當時一字看。」（《周瑜廟》）也是這樣的意思。

帝王如此，那些英雄豪傑又如何呢？英雄豪傑輔佐帝王，南征北戰，創成鼎峙的局面，功勳顯赫，位極人臣。可是等到他們死後，墳墓變成狐兔之穴，功勳事業仍然不能保持多久。吳宮花草，魏晉江山，現在又在哪裡？

再說富人。富人有錢捨不得用。「好天良夜」，「錦堂風月」，本來應當珍惜地享用它，可是守財奴卻白白地辜負了。

帝王、豪傑、富人的結果是這樣，作者在以下兩支曲子裡敘說了自己的處世態度。

「眼前紅日又西斜，疾似下坡車」：時光飛快，今天眼看又過去了；明天呢，明天的容顏比今天更老。因此與其思前想後，愁得鬢添白髮，還不如丟開一切，黑甜鄉裡一枕酣睡。（曲文「曉來清鏡添白雪」，或作「不爭鏡裡添白雪」。「不爭」有「與其」的意思。「上床與鞋履相別」，指睡覺。）斑鳩雖然自己拙得不會築巢，可是它將就著住喜鵲的巢，那又有什麼不好？這樣看來，

自己也馬馬虎虎地裝呆吧。利與名勿須爭奪，是與非不必分辨。住在隔絕塵世的清幽去處再好沒有。

在最末一支曲子裡，作者又比較了兩種人的處世態度。這只曲子開始寫到秋天的景物，題目《秋思》（見《中原音韻》）或《秋興》（見《詞林摘艷》、《北宮詞紀》）就是由此而來的。作者生動地描繪了那些爭名奪利的人的醜惡形象：他們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，你擁我擠就像爭穴的螞蟻，嘈嘈雜雜就像釀蜜的蜜蜂，搶來搶去就像爭著吸血的蒼蠅。他自己呢？他嚮往陶淵明和裴度的生活，他要「歸去來」，要隱居林泉。他不肯辜負「紫蟹肥，黃菊開」（馬致遠〔四塊玉〕《恬退》）的秋天。人生是短促的，酒能喝多少？重陽節能過幾次？他要開懷暢飲，盡情陶醉。富貴功名，榮辱是非，管這些做什麼！

這套套數表現了馬致遠的超然絕世的生活態度。粗粗看來，好像他在歌頌與世無爭、及時行樂的處世哲學，好像他十分曠達，其實他是要從恬退中解除痛苦，要借酒澆愁，跟那膩袴子弟極驕奢，盡富貴以滿足耳目口腹之欲的享樂是根本不同的；作者是在憤世疾俗，是在發牢騷呢！元代散曲裡面常有這類作品，張養浩的《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》、汪元亨的《小隱餘音》裡面，這類作品特別多。他們受統治者的壓迫，抑鬱苦悶，他們不滿當時的社會，對統治階級採取消極反抗的態度，不肯向他們屈服，所以他們跟那醉生夢死之徒是不大相同的。

就寫作技巧方面來說，這套套數也是非常有名的。元末曲學專家周德清在《中原音韻》裡給了它很高的評價，說道：「此方是樂府（按，指散曲）。不重韻，無襯字（按，實際上只是襯字很少，不是沒有襯字），韻險。語俊。諺曰，『百中無一』；余曰，『萬中無一。』看他用蝶、穴、傑、別、竭、絕字，是入聲作平聲；闕、說、鐵、雪、拙、缺、貼、歇、徹、血、節字，是入聲作上聲；滅、月、葉是入聲作去聲，無一字不妥。」明代文學批評家王世貞在《曲藻》裡說：「馬致遠『百歲光陰』，放逸宏麗，而不離本色。押韻尤妙。長句如『紅塵不向門前惹，綠樹偏宜屋角遮，青山正補牆頭缺』，又如『和露摘黃花，帶霜烹紫蟹，煮酒燒紅葉』，俱入妙境。小語如『上床與鞋履相別』，大是名言。結尤疏俊可詠。元人稱為第一，真不虛也。」這套曲子，明、清曲家頗有和韻之作，但是都沒有馬致遠原作寫得好。

(引自《元曲鑒賞辭典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4年5月版)